



## 军营里的“编外”工

□朱宝珠

三十多年前的那个秋日，我一反常态，没带课本、教科书去学校，而是走进军营后勤部供应站去上班。

我随军后，从教的学校，要翻越一座约三十层楼高的小山。身体羸弱的我，畏惧日复一日手牵小儿爬山不已的上班路。我想调动工作，把希望的目标瞄向离部队咫尺近的石油公司，或瓯江边上的海洋渔业公司。

梳理好调动理由，待丈夫出海归来，夫妇俩披着夏夜朗朗月光，直奔部队领导家诉说了。领导，我是非常熟悉的，春节时来过我家慰问，坐在一起还聊过天。见到后一点不拘谨，连珠炮似的张口就说想调工作。当领导终于听明白我调动的意向和相中的单位后，他的笑脸瞬间凝住，连连摇头，声音急促，连说“不行不行”。

咋不行呢？口里不反驳，心中极不爽。领导苦口婆心劝导我：做教师多好啊，有暑假，又能带孩子学习。你跳出教门，把教师资格丢了，会后悔的。我明白是领导看问题深远，于是我犹豫、退缩，没有了进门时的满腔底气。那该怎么办呢？

此时，领导皱着眉踱着步，来来回回好几趟，问，你教师编制不动，人借调到部队后勤部门工作，乐意不乐意？什么什么，借调到部队？我以为听错了，又重复领导的话。愿意，愿意，太愿意了！我兴奋

得语无伦次。

于是，我成了军营里的“编外”工。清晨听着嘹亮激昂的军号起床，像军人一样，遵守部队的作息时间表。丈夫不出海执行任务时，我们并肩走在通往军营的柏油路上，接受战友们投来的羡慕的目光。这时，我的心像不远处的瓯江水，清澈平静而舒畅。

走进后勤部供应站，不穿军装的，算上我，也只有区区5位。老杨搞财务，小叶是冷冻库技工，老林为物资采购员，我和李姐管军人服务社。除此之外，是清一色的军人。后勤部供应站担负着舰艇和地面官兵的军需补给。这里整天忙忙碌碌。军需、司务长带着上士，往返穿梭，采购好粮油又到冷库采购肉类海鲜禽蛋。

军人服务社供应紧俏商品，还有各类食品，更是军人最钟爱的地方。出海归来的舰艇官兵一登上码头，先取家信，后直奔军人服务社，为父母、为恋人购买心爱的物品。上街要请假，去军人服务社就当是逛逛“商场”了。一次他们“抗台”回来，李姐调侃，台风“登绿”啦，引得好一阵的笑。碰巧老首长来了，更是开心加开心。那年代，最时兴抽牡丹烟。首长的烟刚到手，一群部下要他请客，老首长拔掉足足两包牡丹烟。在老首长眼里，奔不惑之年的我们还是“小字辈”，还给我与李姐买奶

油糖吃。天太热时，冷库小叶会做白糖棒冰，用铅桶提来，让我们与战士放开吃，吃过后。那个凉爽与温馨透彻心肺。

部队过节喝啤酒是快乐事，可处理酒瓶押金是麻烦事。供应啤酒时，须收取押金和退空瓶。看似极简单的小事，做起来却很不易。节日会餐，“嗤嗤，嘭”，开瓶声阵阵，兴致勃勃，谁会在乎空酒瓶呢。事后捡来散落的瓶盖、空瓶，兴冲冲地扛来退瓶。

与我搭档的李姐，做事干脆利落。对成箱成箱的空瓶，不急不躁，蹲下身子，从容地挑出完好无损的空瓶子，退给他们押金。剩下瓶口破的，要求拿来瓶盖上的压膜痕迹，凡丢失了，一概不退。战士扛着退不了的废瓶，顿时像泄气的皮球。记得有位上士老乡，抬废瓶时，用凌厉的目光狠剜了我一眼。我理解他，瓶费相当于酒钱，心痛了。

在部队后勤部供应站工作一年多，是人生最难忘的时间。当龙湾开发区政府成立，我不得不回教育部门归队，令我难分难舍。

我常常思念在部队供应站工作的日子，没有忘记部队领导的爱戴和关心。假如没有借到部队后勤部门的一段过渡时期，那么我的后半生，必定是另一种生命轨迹。

## 童年，有扇木门

□周波

童年，有扇木门，几块木板用铁钉连在一起，外面涂了薄薄的桐油，很单薄很粗陋。

“外婆外婆，我要去隔壁大明家玩。”我弱弱地央求道。

“去吧去吧，不要吵架。”外婆和蔼地说。

未等外婆音落，我刺溜一下钻进大明家敞开着的大门，不一会，和大明一起出来后又刺溜窜入花花家的木门，只是上衣口袋里多了一把炒豆子，后面跟了个流着鼻涕的大明弟弟小明。

我从小寄养在外婆家，在山区一个小镇长大。那里的街坊邻里家门都是清一色木门，白天门开着，给童年游戏提供了好去处，我们就像一匹匹脱缰的小野马，东家进、西家出，抓特务、捉迷藏，玩得天昏地暗，常常把别人家弄得乱七八糟。说来也奇怪，那时大人不但不讨厌我们，而且碰到时总是热情接待、嘘寒问暖，经常抓上一把炒豆子炒花生之类的塞给我们。尤其是白白胖胖的小男孩，在当时“重男轻女”的小镇特别受宠。

熄灯睡觉前，大人也只是把木门从里面插上短横闩，防止小动物闯进家来搞“破坏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家家户户除了人口富裕外，其他的一贫如洗，连小偷也懒得光顾。有时大人忘记关门，虚掩的木门半夜被风刮开，第二天起床发现后也没大惊小怪，也不用检查家产遗失情况，只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夜里可能某个已去世的人过来了。”还有没有托梦给大家，说得活灵活现、有鼻有眼，吓得童年的我们毛骨悚然，蒙头钻进被窝而不肯起床。

待到上学年龄，我来到父母工作的小县城。在那里，我知道了一种叫“司必灵”的锁，装在门后面，开和关十分方便。父母白天都要上班，于是我的脖子上除了红领巾，还挂着一把细绳串着的钥匙，跑起路来钥匙左右晃动，一不小心甩到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有次回家拿遗忘的教科书，一摸脖子上的钥匙不见了，对着门又踢又推，但装有“司必灵”的门纹丝不动。只好再返回教室，挨了老师一顿批评，回家后又受到父母的责骂。当时，我可真想念外婆家里那扇白天从不关闭、晚上一叫就开的木门。

成家后，发现门的名堂越来越多。在木门上包上一层铁皮，说是能起到防偷防盗作用，门后的司必灵也越来越高档，叫“三保险”。关门时钥匙在锁眼里要左转三圈，开门时钥匙要在锁眼里右转三圈。一天，姐上我家来玩，我上班出门时，按老习惯在外面左转三圈，三道保险全扣上，又没给姐留下钥匙，害得姐在里面开了半天都没把门打开，当时又没带手机，只好等我回家，才把她“放”出来。

大概是家里的钱多了，贵重的细软也有了，当又一次搬进新房时，我和左邻右舍一样，装上了既结实又时尚的防盗门。一眼望去，我们居住的楼真像一个大铁箱子，住户就像铁箱子里的一格格铁抽屉，可谓铜墙铁壁，固若金汤。平时，住户晨出暮归，既使同住一层楼，彼此不知姓啥名谁，也不知何处高就。晚上回家，只听到“嘭嘭嘭”的关门声，就把自己和家人关在厚厚的防盗门里面。

有时，我真想标新立异，拆掉“罪魁祸首”的防盗门，换成童年的那扇木门。但思来想去，还是不敢把我的主意讲给家人听。唯恐讲后，家里的两位“巾帼”把我扫地出门，叫我去去体验体验没门的生活。

那晚朦胧中，童年的那一扇扇木门洞开着，我、大明、小明，还有花花等，东窜西入，横冲直撞，个个眉开眼笑，口袋里塞满了隔壁外婆刚出锅的花生，好香好香……

总第721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